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七

江都陳逢衡學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開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仲丁

原註名莊

元年辛丑

前編乙未仲丁元祀

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鄭環曰于河上三字當作註○韓怡曰三字衍○洪頤煊

曰御覽八十四引無于河上三字

水經濟水又東逕敖山北注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也世紀曰仲丁自亳徙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於其中故亦曰敖倉城也

路史國名紀囂仲丁居敖也在陳留浚儀秦之敖倉今鄭之滎澤西十五有敖土有敖城穆傳囂氏之隧卽詩薄狩于敖者字書隞猥

統箋按括地志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

里殷時隞地也一統志敖山在鄭州河陰縣西北二

十里秦時敖氏築倉其上因以名山非矣

衡案史記殷本紀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隞隞即囂也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丁史云仲丁書闕不具祝氏經世解運卦節歲卦明夷故戊午而中宗崩巳未仲丁立明夷臨仲丁遷于囂前編甲子仲丁六祀遷于囂注云經世係之初立之年但太戊方崩仲丁未必遽遷也今据竹書遷囂在元年則經世不誤又案自湯十八年即天子位居西亳偃師歷十

二年陟嗣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十二年沃丁十九年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巳十二年太戊七十五年共一百五十八年居西亳偃師自是以河患之故遷囂十九年遷相九年遷耿一年遷庇四十八年遷奄二十二年爲盤庚十四年遷于北蒙而後定

六年征藍夷

孫之騄曰太平寰宇記藍水經秀容界秀容縣本漢陽曲縣地屬太原郡或即太原之戎粵述云南巢永順宜山所屬有生猺一種甚爲鄰封之害皆姓藍氏

按竹書紀年仲丁卽位征于藍夷得無其苗裔乎又方輿勝覽平陽縣有藍山藍湖通典商湯革命至于仲丁藍夷作寇至此或叛或服

統箋按後漢東夷傳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太子賢曰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年仲丁卽位征于藍夷也

九年陟

前編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外壬

原註名發

元年庚戌

前編壬申外壬元祀

王即位居囂

史記殷本紀帝仲丁崩弟外壬立

邳人姺人叛

路史國名紀妚邳也定元年有邳薛地今淮陽治下

邳集同胚侁姺也一作侁先典切說文云商諸侯爲

亂者或以爲莘非

統箋按昭元年傳趙孟曰商有姺邳杜注姺邳二國
商諸侯邳下邳縣括地志古侁城在陳留縣東五里

十年陟

前編十有五祀王崩國復亂弟河亶甲立

河亶甲

原註名整

元年庚申

前編丁亥河亶甲元祀

王卽位自囂遷于相

史記殷本紀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爲帝河亶甲

河亶甲居相

路史國名紀相元和志內黃東南十三故殷城亶甲居寰宇同今相州有幾城商亭亶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亶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

孫之騄曰商書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通雅曰河亶甲居相卽今之相州也

統箋按孔傳曰相地名在河北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

城也王伯厚地理通釋曰河亶甲居相在河北相州
安陽本盤庚所都即北冢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
六里竹書紀年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墟南去鄴
四十里此皆全抄史記正義注誤也史記漢高祖紀
項羽王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正義曰以商帝
盤庚國殷中之地改商爲殷在相州安陽縣即北冢
殷墟南去朝歌百三十六里故號殷王殊不知書敘
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始自相遷耿故世以朝歌北爲
殷墟若盤庚所徙改商爲殷在梁國蒙縣殷有三亳

亳爲北亳曰北亳非北冢也正義說謬而通釋据之非也衡案如通釋所云則紀年皆云盤庚自奄遷于相又何必云北亳乎此王氏之誤

三年彭伯克邳

衡案卽彭伯壽之後彭自夏時已稱伯非自商始稱也

四年征藍夷

統箋按藍夷卽前仲丁所征者至是復叛故征之郡國志南陽棘陽有藍鄉東海伊盧亦有藍鄉南郡編縣有藍口聚不知誰是其地也

韓怡曰藍夷九夷之外別一種周顯王時秦子爲藍君疑即居此地

五年佻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佻人來賓

統箋按外壬元年邳佻同時而叛越十有三年彭伯克邳則佻人勢孤而入于班方彭伯韋伯共伐之韋昭曰豕韋彭姓之別封二國相繼爲商伯漢韋賢傳以詩諫楚王戊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維光當即謂彭伯韋伯同伐班方時事也

九年陟

前編九祀王崩子祖乙踐位

致箋按商彝器有足跡罍銘尚向功曰此器在洹水之濱亶甲墓旁得之銘作亞形中有左足跡是河亶甲之陟葬此也

祖乙

原註名滕

元年己巳

前編丙申祖乙元祀

王即位

史記殷本紀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志疑按史及書疏引世本皆以祖乙爲河亶甲子而人表謂是弟未知孰是

統箋按商彝器有祖乙卣銘用敏曰祖乙者河亶甲之子也

自相遷于耿

史記殷本紀祖乙遷于邢○志疑按書序邢作耿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作耿考御覽八十三卷引史是

耿則知邢字爲傳寫之譌而皇極經世及通志三王紀謂祖乙圮耿徙邢誤分作二地前編反依之東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實指耿爲今山西河津縣邢爲直隸邢臺縣本于通志恐未可信也又路史國名紀謂耿卽邢故通典曰祖乙遷邢集韻邢音耿通史記云先耿後邢失之而史記並無先耿後邢之文蓋羅泌誤

孫之騄曰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

統箋按閔元年傳晉滅耿杜註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水經注汾水西逕耿鄉城北書敘曰盤庚圮于耿也尚書祖乙遷耿酈注云盤庚遷耿誤也通鑑注耿古耿國在蒲州城東北今河津縣是

命彭伯韋伯

三墳補逸彭伯韋伯即大彭豕韋也錫命為伯當在此時沈謂夏衰昆吾豕韋相繼為伯考夏帝昊元年但言豕韋氏復國而已非伯于夏也裴駰引賈逵謂武丁滅豕韋以劉累代之大誤劉累豢龍于夏后之世豕韋中廢復興

統箋按韋昭曰二國相繼爲商伯今据竹書祖乙元年命彭伯韋伯則是同時爲二伯如周召之分陝也鄭環曰按夏之時大彭豕韋嘗爲伯至此復加錫命故趙氏注孟子所云五伯不係之夏而係之商

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衡案御覽八十三引紀年曰祖乙勝卽位是爲中宗居庇蓋約皐之辭案是爲中宗乃竹書註前人援引紀年多不分晰往往如此

水經汾水又西過皮氏縣南注汾水又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爲河所毀故書敘曰祖乙圮于耿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是也

路史國名紀庇祖乙卽居之沃甲祖丁因居之
統箋按書敘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孔疏曰祖乙居
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又尚書盤
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
四處而已史記祖乙遷于邢皇極經世祖乙圮于耿
徙居邢今据竹書祖乙又自耿遷庇則是盤庚前五
遷祖乙自兩遷也邢與庇當是一地世紀紂自朝歌
北築沙邱臺沙邱在鉅鹿東北七十里括地志在邢
州平鄉東北二十里則史記謂祖乙遷邢者當卽爲

竹書所云遷庇者也蓋是時未有邢國自周公子靖淵始封商時謂之庇也

三年命卿士巫賢

大紀王之世遷都于耿爲水所圯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爲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

統箋按書君奭篇周公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傳曰賢巫咸子巫氏殷本紀云帝祖乙時殷復興巫咸任職咸誤當作賢

衡案前編祖乙元祀圯于耿徙居邢巫賢爲相蓋仝

襲經世而誤也今按竹書圮于耿在二一年命巫賢在

三年

八年城庇

統箋按祖乙時數被河患遷庇八年始城之鄭元云

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今据

竹書祖乙二一年便自耿遷庇八年城庇當是居庇後

奢侈踰禮時汲冢古文未出故鄭亦不知也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孫本作十二年

史記周本紀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

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衡案公劉至高圉不止六代說見前復田稷下

毓箋按世紀曰周后稷始封邰今扶風斄是也及公劉徙邑于豳詩稱于豳斯館今新平漆之東有豳亭是也郡縣志古豳城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栒邑故城在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周本紀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自是而後歷皇僕差弗毀隃公非皆國于豳殷王祖乙錫高圉命爲邠侯魯語展

禽曰高圉太王能率稷者也周人報焉韋昭曰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據漢書古今人表高圉爲方子夷竢高圉子則史記實多遺缺而韋注仍未考也

十九年陟

原註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爲中宗原註史記與無逸皆無之

前編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踐位

衡案統箋引周書酒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當即謂祖乙也非是案酒誥之帝乙指紂父

不指祖乙

祖辛

原註名旦

元年戊子

前編乙卯祖辛元祀

王卽位居庇

史記殷本紀祖乙崩子帝祖辛立

統箋案商彝器有祖辛卣薛尚功曰祖辛沃甲之兄

祖丁之父也

十四年陟

前編十有六祀王崩帝沃甲立

開甲原註史記作沃甲

原註名踰

元年壬寅

前編辛未沃甲元祀

統箋按祖乙二年庚午遷庇至開甲元年壬寅二十

三年

王即位居庇

史記殷本紀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爲帝沃甲○志疑按書盤庚疏引史索隱引世本均作開甲紀年亦作開疑沃字非又書疏以開甲爲祖辛子未知誰誤

五年陟

前編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祖丁

原註名新

元年丁未

前編丙申祖丁元祀

王即位居庇

史記殷本紀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志疑按書疏引史以祖丁爲開甲之弟皆與今史記本異惜無從參考

九年陟

前編三十有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南庚

原註名更

元年丙辰

前編戊辰南庚元祀

王即位居庇

史記殷本紀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爲帝

南庚

統箋按祖乙二年遷庇至南庚二年共四十七年居

庇自此以後乃遷于奄

三年遷于奄洪本据御覽改作自庇遷于奄

路史國名紀南庚自庇遷奄後陽甲居之商奄地也

統箋案南庚遷奄舊未有言奄地所在者郡國志魯

國即奄國昭四年傳祝鮀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其曰商奄者或以商嘗遷此故遂謂商奄乎

六年陟

前編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陽甲 原註一名和甲

原註名和

元年壬戌

前編癸巳陽甲元祀

王即位居奄

史記殷本紀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爲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志疑案大紀云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九世中丁之名誤也史詮非之云中丁至陽甲政合九世之數若沃丁以來則不止九世矣大紀專就立弟及立兄弟子數之故以仲丁爲誤史詮數一帝是一世故仍依史作仲丁而皆不攷史公斯言之失夫[illegible]丁之後有太戊中興仲丁之後有祖乙復興豈得言

九世亂乎況沃丁而上有外丙仲壬陽甲而降有盤庚小辛小乙祖甲庚丁所謂廢適更立者何獨咎沃丁仲丁哉蓋一代有一代之禮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殷周殊禮也故文王當伯邑考死雖有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殷禮孔子曰立孫自爲周言之耳

三年西征丹山戎孫本作二年

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始州之國有丹山○郭注此山

純出丹朱也竹書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今所在亦有丹山丹出土穴中

張宗泰曰近本下祖甲十二年旁注有祖甲西征得一丹山按此大荒北經注引竹書文然彼注引作和甲今檢祖甲惟征西戎丹山字則惟此年有之而一得一字必有誤當以此文爲正

四年陟

前編七祀王崩帝盤庚立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七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八

江都陳逢衡學

盤庚　小辛　小乙

盤庚

原註名旬

元年丙寅

前編庚子盤庚元祀

統箋按盤庚之立元年丙寅南軒以爲己亥非

王即位居奄

史記殷本紀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

統箋案經世紀年曰盤庚元以己亥自祖乙以乙未

踐位歷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及盤庚凡七

世居耿己一百二十五年今据竹書祖乙元年己巳

二年圯于耿自耿遷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南

庚三年自庇遷奄後陽甲及盤庚皆居奄盤庚十四

年自奄遷殷經世紀年以爲七世居耿者非也

七年應侯來朝

水經注滍水又左合橋水水出魯陽縣北恃山東南

逕應山北又南逕應城西地里志曰故父城縣之應
鄉也周武王封其弟爲侯國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
武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
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亦曰應鄉按呂
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爲圭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
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
路史國名紀應汲古文云商時國寰宇記云故城郟
城東南四十故殷之應國杜云襃
統箋案臣瓚曰汲郡古文殷時巳自有應謂此也杜

預注左傳謂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胡身之曰襄陽無城父杜誤也括地志故應城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洪頤煊曰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自亳遷于北冢尚書盤庚正義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舊說以爲居亳御覽所引正與束晳所見本同史記項羽本紀索隱引汲冢古文亦云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虛南去鄴州三十里今本皆無下七字。衡案洪氏此論真大錯矣御覽引作自亳係傳刻之譌觀紀年前後文與正義索隱引自奄可據蓋字形相似故譌奄爲亳耳若束晳云尚書序盤庚將治亳舊說以爲據亳正指遷于北蒙事蓋北蒙卽北亳亳卽亳殷也故曰治亳曰居亳卽紀年所謂營殷邑是也安得云御

覽所引正與束晳所見本同乎且此更有不待辯而自明者如云御覽自亳不誤則所居者一亳遷者又一亳豈不自亳遷于亳乎而且前所居之亳爲何亳後所遷之亳又爲何亳乎盍其誤自陽甲居亳來夫陽甲居奄曷嘗居亳御覽一誤再誤而洪氏又不復辨正之則沿誤將何所底耶其尤錯者則以正義殷在鄴南三十里索隱南去鄴州三十里爲紀年本文不知此七字乃孔穎達小司馬之釋文所以明殷虛之地之所在也何得混入

書盤庚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兹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兹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

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

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

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

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
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
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
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
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
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
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
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
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

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於政陳於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廸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

孫廸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
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
有不吉不廸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
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
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
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
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
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

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

欲徙盤庚乃告諭諸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迺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繇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志疑案湯都南亳盤庚都西亳判然兩地自史公有復故居之說而班固作地理志遂于河南偃師縣注云殷湯所都康成注經亦仍之云湯居偃師而張守節引括地志言湯先居南亳後遷西亳晉臣瓚又云湯居濟陰薄縣孔仲達于商書商頌並載其說而云經無正文未知孰是竊謂

仲達所述皇甫謐之辨極為精覈謐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湯地七十里耳若湯居偃師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餘里豈當使亳衆為之耕乎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盤庚遷偃師然則殷有三亳穀熟為南亳即湯都蒙為北亳即景亳湯所受命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闞氏疏證復申之曰南亳是湯所都皇甫謐據孟子以政之史注謂湯於後徙西亳子即如謐以政之曰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

亦八百餘里伊尹既以身當國于偃師又焉能時時

于桐訓太甲乎仍屬穀熟方近自史云復故居注遂

謂湯亦曾都偃師不知盤庚三篇一則曰新邑再則

曰新邑曷嘗有復故居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將

多于前功適于山本泛言先王徙都山險之處如上

所遷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湯或湯曾有意亳殷山險

往覩之如武王告周公營洛邑仍都豐鎬商或類此

故當日三亳鼎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湯親身

徙西亳凡此皆商有天下規模形勝之大者不可不

論閻氏之辨亦確余因考書序盤庚將治亳殷疏引束晳據孔壁中尚書作將始宅殷夫謂之始宅則非復故明甚可補前賢所未及臣瓚之說最謬不足辯也僞孔傳以湯從亳仲丁遷囂即敖河亶甲相祖乙耿并盤庚居殷爲五馬鄭王肅以商亳囂相耿爲五兩者皆非上文云自契至湯八遷則不應通數成湯明甚而盤庚當作誥之時尚未徙殷尤不應列于五遷內矣考竹書仲丁元年遷囂河亶甲元年遷相祖乙元年遷耿二年圮于耿遷庇南庚三年遷奄是之謂五

遷紀于前之八遷書其一而遺其七於後之五遷書其三而失其二豈非疎乎

路史國名紀紀年盤庚旬自奄遷於北冡曰殷虚北冡蒙字爾卽景亳湯都今亳之蒙城漢之山桑天寶二改縣北八十有南北二蒙城或云河北非也

王柏曰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固沃壤廹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後都亳湯以七十里

而有天下此與王本根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沉陷淪沒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己利也爲民避患故其言告誡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遷哉皆

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辯論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爲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予迓續乃命於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藹然溫厚之意淪浹心髓民之浮言鳥得不息民之胥怨鳥得不消民之生生鳥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絶識豈不賢乎

馮景曰或問盤庚渡河將治亳殷吾子獨以爲北亳非西亳者果何据而云然余曰以商頌元鳥篇景員維河殷武篇陟彼景山證之灼然可信是所謂景亳也景亳也者北亳也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而名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按宋之應天府即今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拱州今爲睢州朱子集傳云員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補傳云殷都帶

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蔡傳謂亳殷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是也夫惟亳殷有景山而景亳在蒙地盤庚所遷其爲北亳非西亳也明甚或曰是誠然矣第景亳乃湯盟地非湯都也而史記以爲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何也曰司馬子長見盤庚篇有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故信湯實都之不知湯在亳殷以會諸侯而不定都殷故不更國號及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復號曰殷耳此可見殷土芒芒乃亳殷非商邱也

而閻先生旣誤信盤庚遷偃師又聽解殷士即商士
甚矣窮經無誤之難也
統箋按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
庚三篇鄭氏曰商家自此徙而改國號曰殷蔡氏書
傳以盤庚遷殷在於偃師又以自祖乙都耿圮于河
水盤庚欲遷于殷據竹書南庚三年自庇遷奄陽甲
亦居奄至是凡二十二年盤庚又自奄遷于北蒙則
非自耿并非偃師矣其他又有謂北蒙爲北冢謂北
蒙爲此遂者水經注洹水又東北逕鄴縣南洹水出

山連逕殷墟北竹書紀年盤庚即位自奄遷于此遂曰殷則是北謂爲此蒙謂爲遂也史記索隱曰汲郡古文盤庚自奄遷于北冢則殷虛去鄴三十里是殷虛南舊地號北冢則是蒙譌爲冢也殊不審北蒙之亳在梁國蒙縣書敘曰盤庚將治亳殷鄴豈有亳之名乎種種謬誤不有竹書烏從而證之

趙紹祖曰按酈道元水經洹水注洹水出山連逕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遷於此之語當非竹書本文然不應遺北蒙字而前後

經注中亦絕無北蒙地名恐蒙字爲遂字之誤也。
胡景孟曰尙書盤庚序正義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語與此小異又引束晳之說而從而駁之蓋束謂殷在河北孔謂殷在河南意不同也然束引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與道元合則當以束說爲是尊意謂蒙字爲遂字之誤誠然余更意北字上當有河字也

衡案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卽景亳是也說見路史國名紀並馮山解舂集景亳於三亳中爲北亳始上甲微之父遷

于此在夏后帝芒三十三年後湯會諸侯有景亳之命因避昆吾之伐遂暫居焉蓋自帝癸二十八年以迄三十一年皆居于此自是又歷二百五十九年盤庚復自奄遷于殷故史曰復居成湯之故居也然居則故居而邑則新邑盤庚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予若籲懐茲新邑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用永地于新邑徐文靖曰即紀年所謂營殷邑也愚按歷年既久不無頹敗自是葺而居之有更新之象焉故曰新邑有數典而不忘其祖之意焉故曰殷邑而要之皆指

北亳而言也統箋謂水經注譌北冡爲此遂非是按
水經洹水注盤庚卽位自奄遷于此爲句遂曰殷又
句也遂字連下不連上此字指殷虛言葢道元依約
竹書之旨而成文非北冡譌爲此遂也乃又云史記
索隱北冡訛爲北冢豈不識冡卽蒙乎案玉篇冡莫
公切集韻通作蒙與冢音塚者迥別胡景孟謂北字
上當有河字今試補而讀之曰自奄遷于河北冡曰
殷則不成語矣又胡謂殷在河北當以東說爲是亦
非案殷在河南水經汾水注云盤庚以耿在河北迫

近山川乃自耿遷亳夫庚之遷雖非自耿然云耿在河北廼近山川則所遷者斷不在河北矣又水經穀水注陽渠又東逕亳殷南昔盤庚所遷改商曰殷此始也夫謂之亳殷則洹水之注斷非北蒙訛爲此遂也是水經注本自明白後人遂致以訛傳訛茫無定見故羅苹曰夫亶甲祖乙居河北不利盤庚涉河以民遷矣豈復在河北耶此語當爲千古定案今考紀年於帝芒三十三年書曰商侯遷于殷于盤庚十四年書曰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兩殷字前後對照又於

武乙三年書曰自殷遷於河北南北顯然瞭如在目考地志者可以不煩而得矣

十五年營殷邑

孫之騄曰國名紀商之王蓋屢遷矣書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盤庚五遷八遷自湯之前而五遷在盤庚之前故班固曰商今屢遷前八後五蓋十三也自盤庚至紂蓋復五遷世不知矣八遷之可考者六契居蕃昭明居砥石復遷于商相土居商邱上甲居鄴而湯居亳至于五遷則囂相庇奄耿也庇奄書所不

載而世儒輒以盤庚之兩都足之巳失之矣而或者
更以五遷俱出盤庚尤爲妄也
鄭環曰按書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康成王肅以商亳
囂相耿爲五遷漢孔氏謂湯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
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蔡氏曰以下文今
不承于古文勢考之盤庚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
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顧氏炎武据竹書云祖乙二
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
南庚三年遷于奄歷陽甲而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

殷所謂五邦者合冀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而下者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闞氏釋地曰殷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都河北者四三者何一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卽湯所都是一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十七里殷時敖地也卽仲丁所遷是一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卽盤庚所遷是四者何一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而都是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圮是自祖乙

前已爲都矣一　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卽祖乙所遷是一　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者是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不止千餘里余按祖乙祇一遷蔡氏引史記遷邢之說以爲祖乙兩遷非也閻氏以盤庚所遷之北蒙爲偃師亦未可據蓋自盤庚遷殷後又有四遷武乙三年自殷遷于河北統箋云今相州一遷也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沬統箋云至紂有新聲靡樂因號朝歌二遷也文丁元年居殷注云自沬

歸殷邑三遷也帝乙元年居殷統箋云復濟河北徙朝歌遂名朝歌爲殷四遷也路史以武丁遷沬自沬遷亳庚丁遷河北武丁徙朝歌爲四遷與竹史異夏凡十二遷禹都陽城卽位居冀啟卽位于夏邑歸于冀都太康仲康居斟鄩相居商邱又居斟灌少康自綸歸于夏邑遷于原杼自原遷于老邱厪居西河癸居斟鄩遷于河南周亦有九遷后稷封邰在西安府武功縣不窋竄于戎狄在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一遷也公劉遷豳在邠州二遷也太王遷岐在鳳翔

府岐山縣三遷也文王遷程四遷也遷豐五遷也武王遷鎬六遷也豐鎬俱在鄠縣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穆王以下都焉七遷也懿王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八遷也平王元年王東徙洛邑九遷也敬王四年徙都成周十遷也

衡案盤庚之遷先儒或以爲懲前世之侈理舊制而參新民以離巨室之黨此其說非也夫天下雖大制由一人旋乾轉坤經天營地不難自我發之況新天子臨朝朝野望風登高而呼其聲加疾大臣有梗吾

令者一獄吏足了此事以德佐法以法立恩亦何嫌于親貴而必紛紛若此哉蓋盤庚之遷特為民慮故耳苟不先事而為備幾何不胥吾民而魚鼈之也堯以是憂而傳之舜舜以是憂而傳之禹禹功懋矣故至今頌明德焉說者謂水性善下卑者受其害高者可晏然而無患信如斯言大禹治水不過處東南作澤國耳何用導江導淮導河導漢導濟乎胼足胝哉誠以水雖善下而激蕩肆恣衝騰決裂有時橫齧城郭高捲堤障為害無算吾觀殷商之世遷囂遷相遷

耿遷庇遷奄民無安巢國驚駭震河決之患雖史不
具書而鬼泣沙崩鳥奔魚竄亦可黙會矣豈以盤庚
之賢目擊情事而忍坐視哉顧或以爲漢武之時河
決者數矣猶能發數十萬人塞瓠子盤庚何計不出
此嗚呼此特區區目前之見爾夫武帝塞河之舉非
無救民除患之心第非久遠計故元光中河復決淸
口成帝時決館陶泛濫兗豫四郡其後賈讓雖有治
河三策然兩漢之水終莫能治竊思黃河之徙于下
猶天漢之轉于上其徙乎其所不得不徙在大造自

有定數卽令大禹復生亦止是利而導之不能使大河北向者因而轉之南大河南向者因而轉之北也夫欲以數十萬人之力運土戴石與大造敵一日之智吾知其日潰也況水之爲患有萬萬不可塞者塞于此則必决于彼兩地之民哭笑異情因而曰天意果天意哉堤愈築而害愈深是激之使然養賊自害也後世聖主念民命之可哀但因天地之自然不愛尺土以納下流先事而治之有濬理而無壅遏則萬古常治矣然則盤庚之復故土其不苟且從事有如

此者而豈僅爲世家大室保全姑息哉葢自有革弊懼變之說而盤庚之德幾隱矣

十九年命邠侯亞圉（案自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至此凡六十七年）

史記周本紀高圉卒子亞圉立○志疑按人表公非後有辟方高圉後有夷竢（世本作侯侔）亞圉後有雲都史注引世本同史公不知國語十五王之誤既以不窋爲后稷子又刪循辟方三世不書以求合于國語皇甫謐附會其詞遂以辟方（等爲）公非諸君之字路史發揮及前編俱糾其謬也又路史謂侯牟是亞圉父恐

非余疑亞圉乃高圉之弟并未是高圉之子不然則父子同名矣晉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雲都作靈都䟽箋案世本曰亞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圉字據漢書古今人表雲都亞圉弟則實爲二人非一人名與字也仁山金氏曰堯封棄于邰世爲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官自竄于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于豳荒史謂稷生㹠𪘲㹠𪘲生叔均㹠卽𪘲古部字也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毀踰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亞

國雲都太公祖紺諸盩十餘世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鈌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誤矣据人表及此則以雲都爲亞圉字者誤也

二十八年陟

前編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

繹史殷商之時代有令辟故曰聖賢之君六七作六七云者湯也太甲也太戊也祖乙也盤庚武丁也而

帝甲一君史以爲淫亂書又以爲保惠者也書稱無逸之主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而不及盤庚盤庚不幸而享國未久也君奭曰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太甲有保衡太戊有伊陟臣扈巫咸祖乙有巫賢武丁有甘盤而亦不及盤庚庚不幸而無賢佐也

小辛

原註名頌

元年甲午

前編戊辰小辛元祀

王即位居殷

史記殷本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志疑案人表以小辛爲盤庚子與史不同未知孰是

三年陟

前編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小乙

原註名斂

元年丁酉

前編已丑小乙元祀

王即位居殷

史記殷本紀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爲帝小乙

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路史國名紀甘盤小乙臣高宗學焉後受遺有大功

統箋按書說命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

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無逸曰其在高宗舊勞于外

爰暨小人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以

入于河自河徂亳此蓋言武丁未即位時出居河上

就學于甘盤既乃自河而往于亳殷爲太子也韋昭

謂武丁遷于河內從河內往亳都蓋非也當是時武丁尚爲世子何得自遷於河內乎

衡案學以治身亦以持世卽古聖亶聰要未有不始基于學者呂覽載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人表黃帝師封鉅大塡大山稽潛夫論黃帝師風后帝顓頊師伯夷父人表顓頊師大款伯夷亢父綠圖潛夫論顓項師老彭帝嚳師伯招人表帝嚳師赤松子伯招潛夫論帝嚳師祝融帝堯師子州支父人表帝堯師尹壽潛夫論堯師務成帝舜師許由潛夫論舜師紀后禹師大臣贇贇新序作執潛夫論禹師墨如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

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其說詳矣而荀子則謂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論語比考讖則謂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路史作西王悝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其與新序所誌黃帝學于大真顓頊學于綠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跗禹學于西王國湯學

于戚子伯文王學于鉸府子思武王學于郭叔雖傳
聞各異互有不同而要之重學尊師則一也蓋人自
受胎成性以後宛爾孩抱頑蠢互鑄即當導以正始
若不早立師傅與之涵育薰陶一旦傲狠肆志神器
在握進言有誅諛風日上鮮有不桀紂其行徑者語
曰帝者與師處亡國之君與隸役處旨哉斯言洵後
世之龜鑑也君子觀于辛乙之世湯室寖衰至武丁
而王道復振大抵得于師傅之力為多其曰命世子
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而小乙之賢亦不待言而自

著矣

十年陟

前編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踐位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八終